

音/乐/欣/赏

## 爱使他总是能够向上仰望,他的音乐也总是给人安慰和力量

# 那来自波西米亚纯净的风

◎任海波(四川省艺术研究院专家)

不幸,年轻的老师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德沃夏克开始为约瑟芬娜写歌。

未来的大作曲家写起歌来也非同凡响,一口气写了十八首,而且是形成一个整体的声乐套曲。他借用一位捷克诗人的作品谱写的这部作品命名为《柏树》,整体布局颇具匠心,调性呼应辅展,主题则层层递进,从“黄昏时唱着热情的歌曲”“你向我甜蜜地一瞥”这些爱情的开始,经历了痛苦、悲哀、希望、沉思等种种,最后结束于“自然平静地躺卧”“你问我为何”。这些歌既然是德沃夏克的心声,也就设定为男声演唱,也许他真的对着约瑟芬娜唱了,但是终其一生,这部作品从未公演过。具体情形我们不得而知,总之这一场爱情对德沃夏克而言成了泡影。不过八年之后,妹妹安娜嫁给了德沃夏克,两人相伴终身。

这个时候的德沃夏克已经写出了一部交响曲,而这部作品在推敲之下,技巧上还存在瑕疵,也就束之高阁了。而这一段创作经历从未被德沃夏克淡忘,这段感情也从未消失。这些旋律如此的刻骨铭心,以至于后来的作品中不断地出现。甚至二十多年后,德沃夏克又翻出旧稿,以弦乐四重奏的形式重新写出了《柏树》,这成为了现在室内乐的经典曲目。弦乐四重奏《柏树》从早期的声乐中选了十二首,顺序也略有调整,按照德沃夏克的说法是“对歌曲的回应”,旋律的歌唱特质和情绪色谱的宽广令人印象深刻。

弦乐四重奏是德沃夏克特别偏好的形式,在学习作曲的过程中就是他的重点,他一生中写过十多部作品,其中F大调、降E大调最为著名。在《自新大陆》最著名的第二乐章那个最著名的“恋故乡”主题进入到最深情的时刻,整个乐队安静下来,仅有的是弦乐四重奏。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德沃夏克的特质,他的旋律天赋在这种形式中如鱼得水,而以此为基础的扩展可以大到整个交响乐队又始终显示出一种单纯。

### 不断返回从前

事实上对从前的不断返回是德沃夏克不断重复的轨迹,不是说他习惯于从早期



德沃夏克

的创作中去寻找新作品的素材,而是对年轻时就确立的理想一种不断的开拓。德沃夏克有意识地把根扎在波西米亚这块土地上,但用的是自己的方式,一种朝气蓬勃的方式。他的故土,并不限于传统的波西米亚,也包括摩拉维亚、斯拉夫,简单讲就是他所处的那一方并不发达的土地,这些地方的音乐都是他的驰骋场地。另一方面,他的作曲虽然来源于自学,却相当完整规范,他非常清楚当时的主流所在。三十多岁的时候,他与勃拉姆斯订交,二人结下终身的友谊。这时候德沃夏克虚心地向勃拉姆斯乃至舒曼学习,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在更高的层面上意识到自己的不同。

当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曲》演出时,德沃夏克深为震撼,认为是当时最伟大的交响曲,同时也立志写出可与之匹敌的交响曲。一年多后,他写出了《第七交响曲》,有些论者认为这是他最伟大的交响曲,这

部作品后来在彪罗的指挥下蜚声全欧,也确立了德沃夏克的国际声望。但是,这部作品也是民族音乐和古典传统参半的作品,德沃夏克在此后的创作则完全是他的个人标志。

### “爱”使他向上仰望

年届五十的德沃夏克远渡美国,写下了众所周知的《自新大陆》。围绕这部作品出现了大量的评论,德沃夏克自己也有些前后矛盾地谈及这部作品的创作,他开始时说美国的黑人和印第安音乐在其中有所引用,后来又为传言所厌烦,直陈这是波西米亚式的音乐。而当时的美国人甚至认为这是美国音乐的开端,描述了美国精神。透过这些表面上纷乱的言语,其实可以真正地看到德沃夏克的特征:他以自己的方式牢牢地立足于大地,而这种方式就是德沃夏克的波西米亚方式。

如果我们将民族音乐理解成一种独特的可能性,那么就会真正地看到德沃夏克独有的东西。在美国期间他最后的作品是《大提琴协奏曲》,当勃拉姆斯看到这部作品的总谱时惊叹:“我怎么连大提琴协奏曲可以写成这个样子都不知道?如果我说的话,我早就写一首了。”这是世界上少数几首被演奏最多的大提琴协奏曲,也是德沃夏克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这时有高德勃的德沃夏克依然无法忘怀年轻时的爱情,也在第二乐章,他把自己为约瑟芬娜写的,是约瑟芬娜最喜欢的一首歌《不要打扰我》的乐句放进去作为主题。这部作品写出来不久约瑟芬娜就去世了,为此德沃夏克又专门修改了作品的结尾,将约瑟芬娜喜爱的歌最后一次结合进作品。

德沃夏克一生的座右铭是“神、爱、祖国”,他的音乐也正体现着这些内容。早年的艰辛、失恋并没有使他掉入黑暗之渊,爱使他总是能够向上仰望,他的音乐也总是给人安慰和力量。他是大地之子,总是在描绘着大地上升腾起来的赞美,即使沟壑纵横,他也努力去看见阳光照耀。这也正是我们都爱德沃夏克的原因。

○延伸阅读

## 德沃夏克：他的创作浸染着捷克民间色彩



捷克街头的德沃夏克雕像

安东·利奥波德·德沃夏克(1841年9月8日—1904年5月1日),生于布拉格,早年入布拉格音乐学院,毕业后进行音乐创作,1890年受聘布拉格音乐学院教授;在此期间他受到祖国民族复兴、发展民族文化的思潮的影响,接触了西欧古典乐派、浪漫乐派的作品;1892—1895年春应邀在美国纽约音乐学院教学并任院长,回国任布拉格音乐学院院长,1904年去世。他是十九世纪世界重要的作曲家之一,捷克民族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德沃夏克在自己一生的音乐创作中,始终把民族性这一重要因素放在首位,无论在歌剧、交响乐或室内乐作品中,他都努力将民族性、抒情性和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紧密结合起来,达到尽可能完美的境地。他的创作浸染着深刻的捷克民间色彩,在主题与结构方面同捷克民间音乐的神韵和特点保有密切的联系。他的作品反映了作者的爱国热忱和为复兴祖国民族文化所做的巨大努力:他的一些大型作品以人民的斗争和对先烈的赞颂为主题,还有许多作品再现了捷克大自然和民间日常生活画面,另一些作品则采用捷克古代的历史和美丽的神话为题材。

德沃夏克一生的作品很多,体裁也很广。主要作品有《“自新大陆”交响曲》(又名《第九交响曲》或《c小调第九交响曲》)、《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第4交响曲》、《第7交响曲》、《狂欢节序曲》、《奥赛罗序曲》、《胡教徒序曲》、《随想谐谑曲》、《幽默曲》(又称《诙谐曲》)、《斯拉夫舞曲》、歌剧《水仙女》、《阿米达》,以及交响诗《水妖》、《午时女妖》、《金纺车》、《野鸽》等等。

## 连载

## 西蜀秘史

之画魂

杨虎 著 连载

61

这是一则听上去简直有点匪夷所思的奇闻。北镇医巫间山深处一个古槐盘结的村庄里,一位关姓老人双腿盘在炕上,一面嘬嘿地抽着旱烟袋,一面不时用眼瞟一瞟窗外纷飞的雪花,然后烟雾缭绕中向我讲述起来,说得活灵活现,情韵悠悠:

那年冬天滴水成冰,冷得邪乎。腊月二十三,金寿山大办寿宴,被张作霖偷袭,他只身骑了一匹马冲进城隍庙里,遇见了正在偏殿角落里打着地铺的画家王集仙。这时候追兵也冲进了庙门。那金寿山走投无路,正要饮弹自尽,却看见王集仙站在角落向他招手。他正在犹豫,只听见哗啦一声,那王集仙王画家忽然展开一幅三尺多长的画来。金寿山只看了一眼,就恍惚惚地走进了画里面,只觉得四周祥云环绕,青山隐隐。他牵着马在里面走,好像入了蓬莱仙境一般。等他回过神来,却看见自己还在破烂不堪的城隍庙里。他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面前这个高人用画魔法救了他的命……

我笑了起来。老人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将烟袋往炕桌上一磕,喊道:老婆子,烫一两酒来……我忽然心念一动:大爷,你刚才说那幅画里面祥云环绕?

关老人笑了:我爷爷就是这样给我讲的。他神秘地朝窗外瞅了一眼,仿佛怕那漫天的雪花将秘密听了去,低声说:那幅画有个名字,好像叫什么《云昙图》。

我点点头。金寿山认识王恩隆后,一直对他嘘寒问暖,常常亲自过来买他的画。那时候北镇里虽有清廷驻军,金寿山却就当没有看见一样,经常披着貂毛大衣在城隍庙里进进出出。为了笼络王恩隆,他还送上了三双特制的鞋子——**鞞靴**。鞞靴用上等牛皮制成,那皮是从活牛身上扒拉下来的。

北风如刀的日子,他惬意地穿着**鞞靴**,泼墨挥毫,为金寿山绘就了一幅又一幅山水、花鸟、人物。金寿山转手就奉送给了日本人。

如果日子就这样下去,王恩隆或许就成了一只被精心饲养的笼中鸟。然而对金寿山来说,王恩隆所有的画作他都可以不要,除了那一幅《云昙集仙图》。

蜀州地面上,叫云昙寺的佛禅丛林共有两处,一处是高门大户,殿虎辉煌,座落于三江汇流的繁华市集,后改为当地乡镇

## 失窃的天书

推理小说

松鹰 著

连载 50

百多套,中西餐厅、大小会议室、各项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是开中大型会议的理想场所。

市作代会的代表,由各个专业口和各区县根据名额协商推荐产生。总金额136人。其中文联系统、大专院校和厂矿相对实力较强,代表人数也最多。

市作代会的开幕式开得隆重而有规格。聂风作为《西部阳光》的首席记者,应邀参加了会议。他头戴棒球帽,胸前挂着采访证,手执宾德牌928型相机,穿梭在红地毯之间,抓拍了不少与会官员和作家的特写镜头。

市作代会的会期总共两天半。会议开得出人意外的顺利。同样出人意料的是,选举主席团成员时,雷鸣和司马宏的得票最多,而且两人竟然一票不差,都是108票。也许这是一个巧合,也许是天意。或许表明了岚山市文学界两派势均力敌的状态。不过通过正式的公开选举,雷鸣的文学实力和人品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肯定。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岚山市文学界新生力量的代表。这也是市上领导所期待的。

最后选举结果:主席唐谷城,副主席司马宏、雷鸣、柳国璋、钱诚、许一盟、白演达。

有人说,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至少沈副部长相信这次摆平了,暗自松了口气。不过也有一个遗憾:副主席推荐名单原来是司马宏、雷鸣、柳国璋、钱诚、许一盟、曾家骅六人。投票的结果,曾家骅被选下来了!白演达以一票之差取而代之。

唱票结束,宣布结果时。坐在曾家骅背后的冷若冰欢喜若狂,高喊:“我们胜利啦!胜利啦!”

旁边一位厂矿的作者,不满道:“发什么歇斯底里啊。”

大厅里弥漫着一种尘埃落定、胜败由人评说的氛围。司马宏们这次选举夺得了岚山市文坛的半壁江山,他们有欢呼的理由。事后有人传出,就在主席副主席选举的头天晚上,《金蔷薇》的人在代表中散布了不少曾家骅的坏话。究竟说了些什么,又无确切的证据。

金字塔宾馆。二楼红叶咖啡厅。聂风采访钱诚。聂风先是恭维了一句。“恭喜钱诚老师选上了作协副主席哦!”

“这不算啥子!作家嘛,最终还是靠作品取胜……”钱诚有点踌躇满志。“不过我们《金蔷薇》的8个同仁,全部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这倒是众望所归。”

聊了一阵协选举的战果,聂风把话题引向一个隐蔽的方向。

“这次文坛的盛会,见到好多老一辈的作家,真是有点高山仰止的感觉。”

“老骛伏枥嘛,”钱诚有点刻薄地笑道,“说的好听是志在千里,说得难听一点是……恋栈哟。”

聂风突然问起钱诚与骆汉生的关系。“听说骆汉生是您的老师吧?”“嗯,他是我搞写作的引路人。”钱诚说。“聂记者认识骆汉生?”他反问聂风。“我不认识。钱老师跟着骆老那时,我还在穿衩衩裤哩!”聂风说了句笑话。

钱诚也笑起来。当年他写稿时,面前这个帅哥记者,确实还是个黄口小儿。

“我们吴总和骆汉生是同学,所有我知道一些骆老的情况。”聂风解释道。

“吴洪亮那个老报头呀。”钱诚颌首。

“是的。他们是金陵大学的同班学生。吴总说他是难得的乡土作家,大手笔。他的长篇小说《故土》,当年可是轰动全国啊!”

“他就是脾气不好,爱得罪人。”钱诚说。

“骆老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啊?”聂风似乎随意地问。

“唔,”钱诚作回忆状,想了一下。“应该是二十年前……”

“有人说他死的不明不白,死得很冤。”聂风说。

“是有这种议论……”钱诚好像发现聂风话里有埋伏,警觉起来。“聂记者为什么对这个有兴趣?”

“噢,我在写一篇纪念骆老创作生涯的专稿。想了解一些当年的情况……”听说骆老是跳楼自杀的。”

聂风采访的目的原来这是写骆汉生啊!钱诚没有想到。

(未完待续)

下期预告: 司马宏召集核心圈子成员开会。

庞文聪抽着云烟,不表态。后来雷鸣探望住院的老秘书长郝伯臣,方知庞文聪想重新组合班子。难怪。雷鸣一点也没有看出来。庞主要考虑的是给自己正名。再说,没有正式任命,总有点临时班子的味道。他也不便大展拳脚。大约庞文聪曾经考虑过,让白演达兼管作协。以此作为条件,取得白派的支持。但白演达们似乎等不急了,在背后搞庞文聪。据说他们曾多次到宣传部反映,说庞文聪无力搞定文联的事。

话传到庞文聪的耳里,庞才明白这帮人的胃口很大,自语道:“还是让雷鸣搞作协算了。”

探望郝伯臣回来,雷鸣和车夫晚上专程去沈君宜家。沈君宜证实道:“庞文聪一直对市委、对我们都是这样说,班子没有解决。他现在是临时主持,不定下来,工作都不能动。他现在还是这个态度。”

原来如此!中、长篇小说座谈会,创作员的事,也是他不同意。

“你们班子没有理顺,是有问题。关部长上次都说文联复杂。我也多次讲,班子成员的胸怀要开阔。作协的事,我看可以成立起来。”沈部长说,准备下周征求一下唐谷城的意见,再听听曾家骅、柳国璋的意见。先可以开一些小会,听听意见,做做工作,准备充分一些再选。人总要到齐,绝大多数。

雷鸣、车夫说绝大多数难。“那至少大多数,”沈君宜说,“主要是主席人选,副主席估计问题不大,选得上谁就是谁,选不上的自己也没话说。主席人选可以有意引导一下。是不是可以考虑唐谷城来担任,这样可以容易搞得平些。”

过了几天,在文联的一个工作会上。沈君宜再次说:“我看作协可以成立起来,不是好了不起的事。梁书记最近指示,这个问题宣传部同文联再议一议,征求一下意见,尽快定了。”白演达插话道:“也可能成立不起来。不要想得简单了。”

雷鸣诚恳地说:“我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我相信文联党组可以把问题解决,我也相信绝大多数同志是会顾全大局的。”

沈副部长问雷鸣:“准备工作要多少时间?”

“两个月差不多。”雷鸣回答。

“那好。就这样定了。”沈副部长拍板。

两个月后,岚山市作代会如期举行。会议地点在临江路金字塔宾馆。这是个三星涉外宾馆,建筑风格独具一格。十三层高的白色大楼拔地而起,顶层的镀金色玻璃屋顶,四面均呈三角状,从远处仰望,犹如一座巍峨的金字塔。宾馆拥有套间和标准客房两

下期预告: 万历年间的火祸。

(未完待续)